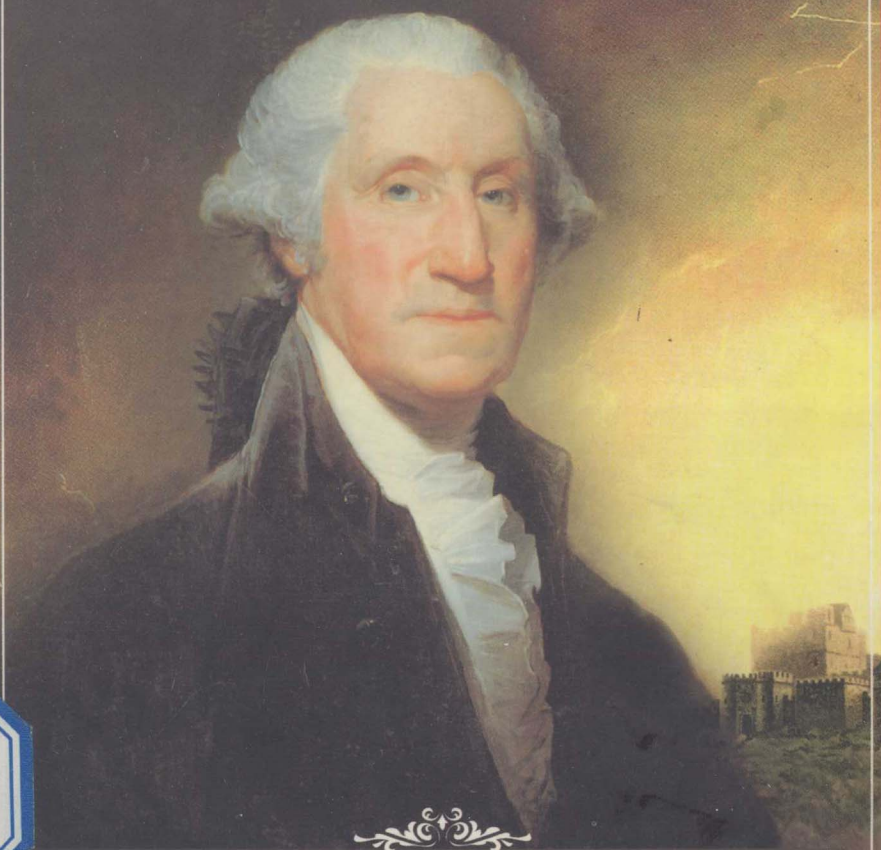


THE AUTHOR'S NOTE TO THE THIRD EDITION



原典对照精编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基督山伯爵

Count of Monte Cristo
原典对照精编本



[法]大仲马
时代文艺出版社

编

0392
1331847
原典对照精编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基督山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THE AUTHOR'S NOTE
TO THE EXCELLENT EDITION

[法]大仲马



中

I565.44

0392



CS1515353

重庆师大图书馆

YuanDianDuiZhaoJingBianBen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三辑)/大仲马等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87-1506-1

I. 世… II. 大… III. 长篇小说-法-近代
IV. 12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56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三辑 基督山伯爵(中)

作 者:[法]大仲马
责任编辑:张秀枫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32 开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2.7
版 次:2004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书 号:ISBN 7-5387-1506-1/I·1453
定 价:420 元

目 录

第三十九章	宾 客	1
第四十章	早 餐	19
第四十一章	介 绍	30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乔先生	42
第四十三章	奥特伊别墅	47
第四十四章	Vendetta	54
第四十五章	血 雨	73
第四十六章	无限贷款	83
第四十七章	灰 斑 马	94
第四十八章	思想意识	105
第四十九章	海 黛	115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120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129
第五十二章	毒物学	138
第五十三章	《恶鬼罗贝尔》	152
第五十四章	多头和空头	166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176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187
第五十七章	苜 蓿 地	199
第五十八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209
第五十九章	遗 囑	217
第六十章	急 报	225

第六十一章	帮一位园艺	234
	家摆脱偷吃桃	234
	子的睡鼠的办法	234
第六十二章	幽 灵	244
第六十三章	晚 宴	253
第六十四章	乞 丐	263
第六十五章	夫妻间的一幕	272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281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290
第六十八章	一次夏季舞会	300
第六十九章	侦 查	308
第七十章	舞 会	318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327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朗夫人	332
第七十三章	诺 言	343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墓室	368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377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389

第三十九章 宾 客

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在罗马与基督伯爵约定在埃尔代街的府邸里相会，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府邸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以便为许下诺言的年轻人争光添色。

阿尔贝·德·莫尔塞夫住在一个大庭院边角的一座小楼里，与另一座用作车库、马厩的附属建筑遥遥相对。这座小楼只有两扇窗户面朝大街，另外几扇窗户之中，三扇对着大庭院，两扇变个方向，开向小花园。

在庭院和小花园之间，耸立着一幢外表奢华的巨大建筑物，它是帝国时期的设计师设计的，格调不高，由德·莫尔塞夫伯爵和伯爵夫人住着。

在整座府邸临街的一面筑起一排高墙，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放有一个花盆，墙中央装了一道铸有镀金铁尖的栅栏门，供要人的马车进出；还有一道小门几乎贴近门房的住所，是给仆人或是徒步进出的办事人员专用的。

不难猜出，做母亲的为阿尔贝选择了这么一幢小楼是用心良苦的，她既不愿意与儿子分得太远，又能理解像子爵这样年纪的年轻人是何等需要绝对的自由。此外，我们也要提一句，从房屋的布局中也能看出年轻人的聪明的自私心理，他像世家子弟那样喜欢过自由自在、闲适安逸的日子，家人为他提供一个理想的住处，就如给小鸟的笼子镀上一层金。

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可以通过朝街的两扇窗户向外巡视。对年轻人来说，向外界观望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总是希望人们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一一经过，哪怕看到的仅仅是街上的景色而已！巡视了一番过后，倘若他注意的对象看来值得进一步深究的话，为了实地探访，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就可以从一扇小门出去；这道小门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设在门房住所旁边的那扇小门遥相对应，值得我们特地作一番介绍。

这扇小门仿佛自府邸竣工之日起就被人遗忘，永远再见不到天日似的，因为它沾满了灰尘，毫不引人注目。然而门锁和铰链却被小心翼翼上了润

滑油。说明有人经常偷偷地使用这扇门。这扇似有若无的小门，总是在与另外两扇门一争高低，而对守门人置之不顾，它总能避开守门人的警觉和咒骂，如同《一千零一夜》宝窟中的那扇著名的门，如同阿里巴巴的“芝麻芝麻快开门”的咒语，只需有人以最甜美的声音呼唤几声暗号，或用最纤巧的手如约在门上敲几下，门就会悄然无声地开启。

这扇小门通向一个兼做前厅之用的宽敞而静谧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右首是阿尔贝的餐厅，面朝庭院，左首是他的小客厅，朝向小花园。树丛和攀援植物呈扇形在窗户前散开，因此从庭院和小花园不能一目了然地窥见到底层仅有的这两间房间的里面，当然，如果有人存心要窥探，那还是能看得见的。

在第二层楼上，有两个房间与底层两间对应，只是二楼多出了前厅那样大小的一块面积，形成了第三间。这三个房间分别是大客厅、卧室和一间很雅致的接待贵妇的小客厅。

下面的小客厅摆了一圈阿尔及利亚式的长沙发，供吸烟者使用。

二楼的贵妇小客厅与卧室相通，并通过一道暗门，直通楼梯。不难看出，主人作出这样的布局真是缜密之极了。

在二楼上面是一间巨大的工作室，墙壁和隔板拆掉，扩大成一个大统间，这是我们这位艺术家和花花公子可以为所欲为的小天地。阿尔贝随兴所至、随玩随丢的东西都纷乱杂陈地被扔弃和堆放在那儿，其中有号角、低音号、短笛，总之有全套乐器，因为阿尔贝对音乐不仅凭兴趣，还狂热过一阵子；还有三脚画架、调色板和画粉，因为后来自鸣不凡的绘画天才又取代了音乐狂；最后，还有花式剑、拳击套、重剑，以及各式各样的木棍，因为，到了最后，按照我们时代的年轻人的时尚，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带着比对音乐和绘画多得多的毅力学习了这三门技艺：击剑、拳击和棒术，从而完善了他作为公子哥儿的教育；他还在这间健身房里先后接待了格里西埃、库克斯和夏尔·洛布歇。

这个备受宠幸的特别房间的其他家具有：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古老箱柜，箱柜里装满了中国瓷器、日本花瓶、吕加的陶瓷和贝尔纳·德·帕利西亲手制作的碟子；古色古香的沙发椅，也许亨利四世或是苏利、路易十三或是黎塞留都曾坐过，因为其中两张上面点缀着雕刻精美的盾形纹章，在纹章蔚蓝的底色上开着三朵鲜艳夺目的法国百合花，百合花上刻着一顶法国王冠，显然，这两张沙发椅曾为罗浮宫家具贮藏室收藏，至少也是某个皇亲国戚城堡里的旧物。在这些庄重、晦暗的椅子上，杂乱地堆放着色

彩鲜艳的优质绫罗绸缎，绘有波斯太阳的图案，或是由加尔各答或昌德纳戈尔女人的纤细手织成的。这些织物派什么用场，很难说清楚；它们使人看了赏心悦目，同时，似乎也在等待最后的未知的归宿，在此之前，它们便以柔软光滑、金光灿灿的光泽使满室生辉。

在室内最显眼之处，支起了一架钢琴，是罗勒和布朗歌用巴西香木雕成，观其大小放在小人国的客厅里挺合适，但在它那狭小而共鸣嘹亮的琴腔里，却包含着整个乐队，在贝多芬、韦伯、莫扎特、海顿、格雷特里和波尔波拉杰作的重压下，经常呻吟不止。

此外，墙壁上、门扉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悬挂着剑、短刀、短剑、重锤、斧、全套镀金嵌花盔甲；以及植物标本、矿石标本、膛内塞满于草的禽鸟标本，它们正展开火红色的翅膀，张开永不闭合的喙，作静态的飞翔状。

不言而喻，这个房间备受阿尔贝的青睐。

不过，约定的那天，略加梳洗打扮的年轻人，却把他的总部建立在底层的小客厅里。在一张桌子的四周，等距离地围着一圈宽大而柔软的长沙发，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著名烟草，从彼得堡的黄色烟草到西奈半岛的黑色烟草，中间还有马里兰烟草、波多黎各烟草和拉塔基亚烟草，作为过渡色，所有这些烟草都盛在荷兰人钟爱的有碎花裂纹的釉质陶罐里，显得光彩夺目。在烟草盒旁边的檀香木做成的木盒里，按照长短和质量的顺序依次排列着蒲罗雪茄、雷加拉雪茄、哈瓦那雪茄和马尼拉雪茄；最后，在一张打开的柜子里，备有全套德国烟斗；长管筒身、琥珀烟嘴、装饰着珊瑚的土耳其烟斗；长长的筒身用摩洛哥皮制的，像蛇一样扭曲着的镶金土耳其长烟斗；这些烟斗都等待着吸烟人的宠爱与选用。阿尔贝亲自作了这样的安排，或者更确切地说，布置出这种有秩序的混乱，因为在喝完咖啡过后；享受时髦的早餐的贵宾还爱吞云吐雾，观赏那呈螺旋状袅袅向天花板升起的一缕缕轻烟。

十点差一刻时，贴身侍仆走了进来。他是一个十五岁的青年侍者，只会说英语，人称约翰，是莫尔塞夫的唯一一个专用仆人。当然啦，在平时，府邸的厨师也同时服侍他，遇上重大的日子，伯爵的穿号衣的跟班也任他差遣。

贴身侍仆名叫热尔曼，他得到年轻主人的绝对信任，此时，他把手里拿着的一摞报纸放在桌上，并把一迭信交给阿尔贝。

阿尔贝漫不经心地在各式各样的信件上扫了一眼，挑出其中两封字迹

秀丽，信封喷香的拆开，稍加注意地看完了。

“这两封信是怎么来的？”他问道。

“一封是邮差送来的，另一封是唐格拉尔夫人的贴身女仆送来的。”

“请差人转告唐格拉尔夫人，我接受她在自己的包厢里为我留着的座位……请等一等，今天，您到罗莎那里去一趟，并告诉她，承蒙她邀请，我看完歌剧出来后上她家吃夜宵，并请给她捎去六瓶塞浦路斯、热雷斯、马拉加葡萄酒，搭配要齐全，一桶奥斯坦德牡蛎……请到波雷尔的店里买牡蛎，特别提一句，是我买的。”

“先生几点用餐？”

“现在几点了？”

“十点差一刻。”

“嗯！请在十点半钟备餐。德布雷也许不得不去部里办公了……再说……(阿尔贝看了看他的记事本)我向伯爵指定的时间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虽说我对他的诺言不抱多大的信心，但我要做到准时。哦，对了，您知道伯爵夫人起身了吗？”

“倘若子爵先生愿意，我去问问。”

“好的……您向她要一箱甜烧酒来，我的那箱已经不满，并且您对她讲，我在午后三点左右将有幸去她那儿请安，请她允许我为她引见一个人。”

仆人走了出去，阿尔贝靠在沙发上，撕开两三份报纸的封套，看节目栏，当他看到上演歌剧而不是芭蕾时，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想在化妆品商店的广告栏中寻找一种别人向他推荐的保养牙齿的软糖式药剂，但没找到，接着又一张接一张把巴黎最畅销的三份报纸扔掉，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自言自语地说道：

“说实在的，这些报纸越来越没意思了。”

这时，一辆轻便马车停在门口，不一会儿，贴身侍仆走进来通报吕西安·德布雷先生到。来者是一个身材高大，脸面白暂，长着一头金黄头发的年轻人，他有一对灰色的眼睛，目光坚定，薄薄的双唇显得很冷峻；他身穿一件镂花金钮扣的蓝色上装，系一根白色领带，架着一片玳瑁单片眼镜，由一根丝带系着悬在胸前，需要通过眉神经和面神经共同努力，他才能不时地把单片眼镜夹在右眼的眶窝里；他进来的时候脸上没有笑容，一言不发，带着半官方访问的神色。

“您好，吕西安……您好！”阿尔贝说道，“啊！您准时得让我害怕哩，

亲爱的！我说什么来着？准时！您是我以为要到最后才到的人，却在十点差五分到了，而约定的见面时间却是十点半钟！这真是奇迹。难道内阁倒台了吗？”

“不，我最最亲爱的人，”年轻人把自己埋进沙发里说道，“放心吧，我们老是在摇晃，但决不会倒台，我已开始在想，我们将会终身任职了，且不去说那半岛事件使我们的地位完全巩固了。”

“啊！是的，一点也不错，你们驱逐了西班牙的唐·卡洛斯。”

“不是的，最亲爱的，别把两者混淆了；我们从法国边界的另一边把他接了过来，并且在布尔日把他当成国宾欢迎哩。”

“在布尔日？”

“是的，他没什么可抱怨的，真见鬼！布尔日是国王查理七世的京都，怎么啦！您还不知道？从昨天起整个巴黎都知道啦，而在前天，交易所肯定已经风闻了这件事情，因为唐格拉尔先生（我不知道这个人是通过什么渠道与我们同时得知这个消息的），因为唐格拉尔先生做了多头，净赚一百万。”

“那么您呢，似乎又多了一条新绶带；因为我看见您挂勋章的小链条上又多了一条蓝绶带？”

“哦！他们送给我一枚查理三世勋章，”德布雷心不在焉地答道。

“行啦，别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啦，您就承认您收到这件东西挺高兴吧。”

“嗯，不错；作为装饰品，在一件扣上纽扣的黑色上装上多一枚勋章挺合适，相当高雅。”

“呃，”莫尔塞夫面露微笑说道，“您看上去像威尔士亲王或是赖希施塔特公爵了。”

“这就是我这样早来看您的原因，最最亲爱的人。”

“就因为您获得查理三世勋章，您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

“不是，因为我整夜都在写信，写了二十五封外交急报。今天拂晓回到家中，我本想睡觉，可是头疼得厉害，于是我起身想骑一小时马。在布洛涅森林，我感到又烦闷又饥饿，这两个敌人很少同时袭击的，然而这次它们联合向我进攻，真有点像卡洛斯和共和党人结盟了哩；这时我才想到今天上午您府上要请客，我就来了；我饿坏了，拿吃的来吧；我烦闷极了，想办法让我散散心吧。”

“作为东道主，这是我的责任，亲爱的朋友，”阿尔贝边拉铃招呼贴身侍仆，边说道，而吕西安则用他那根点缀着绿松石的金头手杖挑那几份打

开的报纸。“热尔曼，拿一杯热雷斯葡萄酒和一点饼干来。在此之前，亲爱的吕西安，这些不用说当然都是走私雪茄烟，我邀请您品尝，并且请您的部长卖一些给我们，而不要尽拿些胡桃叶子来让我们老实本分的公民抽吧。”

“呸！我才不在意呢。只要是政府运来的东西，您就不喜欢，觉得讨厌，再说，这与内政部无关，而与财政部有关。请您去找于曼先生，他属间接税管理司，在A走廊第二十六号房间里办公。”

“说真的，”阿尔贝说道，“您知识之广博使我吃惊。嗨，还是先抽一支雪茄烟吧！”

“啊！亲爱的子爵，”吕西安就着镀金蜡烛盘上燃烧着的一根玫瑰色蜡烛点燃了一支马尼拉雪茄烟，仰面躺坐在沙发椅上说道，“啊！亲爱的子爵，您真幸福，什么也不干！说实在的，您身在福中不知福哩！”

“倘若您一件事也不干，那该怎么办呢，我亲爱的王国保护者？”莫尔塞夫用略带嘲讽的口吻接着说道，“怎么啦！您是部长的机要秘书，欧洲重大的阴谋，巴黎小小的密策您都要过问；您有众多国王，更有甚者，有众多王后需要您保护，许多党派要靠您撮合，种种选举要您控制，您在办公室里动动笔，发发急报比拿破仑凭他的剑和战功辗转沙场更能发挥作用：您除了薪俸外，还拥有二万五千利弗尔的年金，拥有一匹夏托-勒诺用四百个金路易都换不来的马；您有一个私人裁缝使您从不缺少一条裤子穿；您可以自由进出歌剧院、赛马俱乐部和杂耍剧场，难道所有这些还不够您消遣的吗？喂，好吧，那么我这就让您散散心吧。”

“怎么个散心法？”

“让您结识一位新朋友。”

“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

“哦！我已经认识不少男人啦！”

“可我说的这位您还不认识。”

“他从哪儿来？从世界的尽头吗？”

“或许更远。”

“真见鬼！我希望他不会为我们捎带早餐来吧？”

“不会的，请放心，我们的早餐在母亲的厨房里做着哩。您当真饿了？”

“是的，我承认，尽管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我昨天在德·维尔福先生家用的晚餐；您注意到吗，亲爱的朋友，在法律界的人士那儿总是吃得很

糟，仿佛他们不忍心暴殄天物似的？”

“啊！当然啦！尽说别人家的饭菜不好，说在你们的部长家里吃得好。”

“是啊，不过至少我们不会请有身份的人吃饭；除了那些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特别是投我们票的少数几个乡巴佬，我们不得不请上餐桌而外，我们自己也把在家吃饭看成是灾难，请您相信这一点。”

“那么，亲爱的，再喝一杯热雷斯酒，吃一块饼干吧。”

“很乐意，您的西班牙葡萄酒味道不错；您瞧，我们使这个国家保持安定是完全正确的。”

“对，可是唐·卡洛斯怎么办？”

“啊哈！唐·卡洛斯会喝波尔多葡萄酒的，再过十年，我们将让他的儿子娶小女王为妻。”

“如果届时您还在部里的话，您就可得金羊毛勋章了。”

“我想，阿尔贝，今天早上您采取了某种饮食法，想用烟草来喂饱我们是吗？”

“噫！这可对胃大有好处，您不会反对吧：哦，您听，我听出博尚在前厅说话的声音了，你们又要辩论了，这样您就不那么着急了。”

“辩论什么？”

“报纸呗。”

“哦！亲爱的朋友，”吕西安用一种鄙夷不屑的口吻说道，“难道我读报纸了？”

“这就多了一条理由，你们会辩论得更加激烈的。”

“博尚先生到！”贴身侍仆大声喊道。

“请进，请进！可怕的笔杆子！”阿尔贝边起身迎向年轻人边说道，“瞧，德布雷先生也在这里，他还没读您的文章就讨厌您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他言之有理，”博尚说，“我也一样，我还不知道他干什么就批评他了。您好，司令官。”

“啊！您未卜先知了，”机要秘书答道，他与记者互相笑了笑，握了握手。

“当然啦！”博尚接口说道。

“市面上又在风传什么啦？”

“什么市面？在一八三八这个好年头，我们有许多市面。”

“呃！在政治评论界，您是其中的一个得力干将嘛。”

“人家说这件事很公平，还说你们播下这么些红花的种子，准能长出几株蓝花来的。”

“行啦，行啦，不坏嘛，”吕西安说道，“您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一员呢，亲爱的博尚？像您这样有头脑的人，您不出三四年就功成名就啦。”

“所以说嘛，我如要听从您的劝告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内阁能稳住六个月就好了。眼下，亲爱的阿尔贝，我得让可怜的吕西安有个喘息的机会，我只想问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究竟准备用早餐还是用午餐？我还要到众议院去，您瞧，干我们这一行的，并不是一切都能随心所欲的。”

“我们只是吃早餐，还要等两个人，他们一到我们就入席。”

“您等两位什么样的人来吃早餐？”博尚问道。

“一位是绅士，另一位是外交家，”阿尔贝接着说道。

“那么我们得花上近两个小时等绅士，再花上两个多小时等外交家了。我待会儿再来吃甜食吧。请为我留一点草莓、咖啡和雪茄烟。我到众议院去吃一块牛排就行了。”

“别折腾了，博尚，因为即便那个绅士是蒙莫朗西，那个外交家是梅特涅，我们也在十点半钟准时开饭；在此之前，像德布雷那样，尝尝我的热雷斯葡萄酒和饼干吧。”

“行了，就这样吧，我等着，今天上午我一定得散散心才好。”

“哦，您倒像德布雷一样了。不过我觉得部长郁郁不振之日，就该是反对派兴高采烈之时了。”

“呃！您瞧，亲爱的朋友，您完全不知道我所受到的威胁。今天上午我得到众议院去听唐格拉尔先生的演讲，今天晚上到他府上去听他的夫人讲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的悲剧。让君主立宪政府见鬼去吧！既然大家说，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那又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政府呢？”

“我明白了，您需要准备好发笑了。”

“别对唐格拉尔的演讲说三道四的，”德布雷说道，“他投你们的票，也是反对党一员嘛。”

“一点不错。但坏也坏在这一些上！所以说我专等你们送他到卢森堡公园演讲，这可以使我痛痛快快地笑话他一场。”

“亲爱的，”阿尔贝对博尚说道，“看得出来，西班牙的纠纷已经平息，因为今天早上您的火气挺大的。您得记住，巴黎风传说我要与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结婚哩。因此，我从良心上也不能让您对某个人的口才肆加诋毁，因为那人说不定某一天会对我说：‘子爵先生，您知道，我给了我女儿

两百万嫁资。’”

“算了吧！”博尚说道，“这门婚姻一辈子也成不了。国王能封那个人成为男爵，也能使他成为贵族院的议员，但却不能把他变成绅士；而德·莫尔塞夫伯爵的那把佩剑太贵族化了，不会为这区区两百万而同意这门门户不当的婚姻的。莫尔塞夫子爵只能娶一位侯爵小姐。”

“两百万！这可不坏哪，”莫尔塞夫接着说道。

“这笔钱只够在林阴大道上盖一个戏院，或是从植物园到拉贝铺一条铁路。”

“随他去说吧，莫尔塞夫，”德布雷没精打采地说道，“您只管结婚，您等于娶一个钱袋，不是吗？哼，其他事管它干什么！宁愿在钱袋上少一个纹章多一个零的。您在您的纹章上有七个雌雉，就算拿三个给您的妻子，您还剩下四个，还比德·吉斯先生多一只呢，他差一点成了法国国王，而他的日耳曼侄儿却已当上德国的皇帝了。”

“当然啰，我想您的话是对的，吕西安，”阿尔贝心不在焉地答道。

“可以肯定！再说，任何百万富翁都可以像私生子那样高贵，换句话说，他们也能高贵起来。”

“嘘！别再这样说了，德布雷，”博尚笑着接口说道，“因为夏托-勒诺来了，他为了医治您的奇谈怪论的癖好，会用他的祖先勒诺·德·蒙多邦的剑刺穿您的胸膛的。”

“那么他就有失身份啦，因为我很卑贱，非常卑贱。”

“哦！”博尚大声说道，“现在部里的大人物唱起贝朗瑞的诗歌来了，天主啊，我们说到哪里去了啊？”

“德·夏托-勒诺先生到！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到！”贴身侍仆叫道，禀告另有两位来宾来了。

“这下到齐了！”博尚说道，“我们可以吃早饭了，因为如果不是我听错的话，您就等两位了，阿尔贝？”

“莫雷尔！”阿尔贝吃了一惊，喃喃说道，“莫雷尔！怎么回事？”

不过还未等他说完，德·夏托-勒诺先生已经握住了阿尔贝的一只手；他是一个三十岁的英俊青年，从头到脚散发出绅士气息，即有着一张吉什家族的脸和一个莫特玛尔家族的脑袋。

“亲爱的，”他对他说，道，“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北非骑兵军团上尉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他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再说，他的特点一眼便可看出来。请向我的英雄致意吧，子爵。”说着，他往旁边闪了

一下，亮出了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年轻人，他的额头宽广，目光炯炯有神，蓄着一撇小胡子；读者该回忆起在马赛已经看见过他了，当时他的处境十分险恶，所以不会把他忘掉吧，他穿着一身半法国式半东方式的华美的军服，非常合身得体，使他那挂着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宽大的胸部显得特别魁伟，并且凸显出他全身壮实有力的曲线。年轻军官温文尔雅地鞠了一躬。莫雷尔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从容不迫，因为他是强者。

“先生，”阿尔贝热情而有礼貌地说道，“德·夏托-勒诺男爵先生事前就知道让我与您认识会给我带来多大的愉快，既然您是他的一个朋友，先生，请也做我们的朋友吧。”

“很好，”夏托-勒诺说道，“亲爱的子爵，但愿在某个场合下，他能为您出力，就如他已经为我作过的那样。”

“他出过什么力了？”阿尔贝问道。

“啊！”莫雷尔说道，“简直不值一提，先生言过其实了。”

“什么，”夏托-勒诺说道，“还说简直不值一提呐！难道生命也不值一提吗！……说真的，您这么说也太旷达了，亲爱的莫雷尔先生……对您来说，也许可以理解，因为您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可对我就不是这样了，我偶尔险遭不测……”

“听你们的话有一点非常明确，男爵，这就是莫雷尔上尉先生救过您的命。”

“啊！我的天主，是的，千真万确，”夏托-勒诺接口说道。

“在什么情况下？”博尚问道。

“博尚，我的朋友，您会看见我真的要饿死了，”德布雷说道，“别再说故事啦。”

“喔！可是，”博尚说道，“我，我并没妨碍吃饭哪……，夏托-勒诺会在餐桌上对我们讲述的。”

“先生们，”莫尔塞夫说道，“现在才十点一刻，请注意这一点，我们正等着最后一位来宾。”

“啊！真的，还有一位外交家，”德布雷接着说道。

“一位外交家，或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就是在我看来，如果我托付他一件使命，他就会办妥，让我满意；如果我是国王，我就会立即把所有的勋章赐给他，哪怕可以同时颁发金羊毛勋章和英国的嘉德勋章，也这样做。”

“嗨，既然还上不了餐桌，”德布雷说道，“您就如我们做的那样自斟一

杯热雷斯葡萄酒，并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男爵。”

“你们知道，我曾冒出个念头要到非洲去。”

“这是您的祖先为您划出的一条路线，亲爱的夏托-勒诺，”莫尔塞夫殷勤地答道。

“是的，可是我怀疑您此行是否如他们想的那样是为了去拯救基督的墓地。”

“您说得对，博尚，”年轻的贵族说道，“我去仅仅是有空去玩玩枪罢了。您知道，自从我挑选来劝架的两个证人迫使我打穿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胳膊以后，我就厌恶决斗了……呃，天哪！打伤了可怜的弗朗兹·德·埃皮奈，你们大家都认识他吧。”

“啊，对了！真的，”德布雷说道，“当时您决斗了……为了什么？”

“假如我还记得，让魔鬼把我逮了去！”夏托-勒诺说道，“不过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觉得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埋没了实在可惜，我想在阿拉伯人身上试试我那些手枪，那是别人送我的礼物。总之我在奥兰上岸了；然后又从奥兰到君斯坦丁，我到那里时正巧看到撤围。我像其他人一样撤退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白天下雨，夜晚下雪，我都得受着。最后，到了第三天早上，我的坐骑被冻死了。可怜的畜生啊！它以前在马里一直被盖得暖暖的，还有火炉烤火……这匹阿拉伯种马离开故乡不多远就在阿拉伯半岛遇上了零下十度的严寒。”

“就为此您才想到要买我那匹英国马么，”德布雷说道，“您认为这匹马能比您的阿拉伯种马更加耐寒吧。”

“您错了，因为我发誓再不返回非洲了。”

“那么您胆怯了吗？”博尚问道。

“确实，我承认，”夏托-勒诺答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哩！我的马死了。我就徒步撤退；有六个阿拉伯人骑马飞奔而来要取我的脑袋，我用长枪两枪撂倒了两个，又用手枪两枪打死两个，这堆苍蝇！不过还剩下两个，我被迫放下了武器。他们一个抓住我的头发，所以我至今头发都修得很短，谁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哪；另一个用他的土耳其弯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已经感到冰冷的铁刃了，突然，在场的这位先生向他俩扑过去，一枪结果了抓住我头发的那个人，又一刀劈开了那个准备割断我喉咙的人的脑袋。这位先生给了自己一个使命，在这一天要拯救一个人，这次幸而是我；倘若我发财了，我要让克莱芒或是马罗什迪建造一座幸运之神的雕像哩。”

“是的，”莫雷尔微笑着说道，“这天是九月五日，也就是我父亲神奇般地死里逃生的那天的纪念日；因此，只要我力所能及，每年我都要做些什么来纪念这个日子……”

“英雄的行为是吗？”夏托-勒诺插话说道，“总之，我被选上了，可这还不算哩。他把我从刀刃下救出来之后，还把我从严寒中救出，不仅如同圣马丹做的那样，与我分享他的大餐，而且是全部都给了我；他还与我分食吃的，又让我免于饿死，你们猜吃的是什么？”

“一块费利克斯馅饼？”博尚问道。

“不是的，是他的马，我们每人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大块：不容易啊。”

“马吗？”莫尔塞夫笑着问道。

“不，是献身精神，”夏托-勒诺答道，“请问问德布雷，他是否能为一个陌生人牺牲他那匹英国良种马？”

“为陌生人，不行，”德布雷说道，“为一个朋友，也许行。”

“我那时就猜到您会成为我的朋友的，男爵先生，”莫雷尔说道，“此外，我已经有幸对您说过了，不管是不是英雄主义也罢，也不管是不是献身精神，这一天，我总得为一个不幸的人作出贡献，以报答以往幸运之神施与我们的恩泽。”

“莫雷尔先生没有说明的那个故事肯定是十分精彩动人的，当您与他进一步交往之后，他总有一天要对我们详述的，”夏托-勒诺继续说道，“今天，还是先喂饱肚子，而不急于喂饱脑子吧。您何时开饭，阿尔贝？”

“十点半。”

“十点半整？”德布雷掏出怀表问道。

“啊！你们给我五分钟的宽限吧，”莫尔塞夫说道，“因为我也在等一位救命恩人哪。”

“谁的救命恩人？”

“当然是我的！”莫尔塞夫答道，“难道你们认为我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得救吗，难道只有阿拉伯人才砍人脑袋么！我们的早餐是一顿充满博爱精神的会餐，至少我希望，在我们餐桌上就座的有两位仁慈的大恩人。”

“那我们怎么办？”德布雷说道，“我们只设立一个蒙蒂翁奖呀？”

“呃！那就把这个奖给予毫无建树的人吧，”博尚说道，“通常，法兰西学院为了摆脱窘境就是采用这个办法的。”

“他从哪里来？”德布雷问道，“请原谅我的固执；我知道，您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可是太笼统，我不才冒昧再提一次。”